

冰山一角

无名坟墓揭开加拿大种族灭绝罪行

N新华 中新 文/图

7月1日是加拿大国庆日,政府迫害原住民的证据曝光后,多个城市取消国庆日庆祝活动,取而代之的是声援原住民的活动。

在首都渥太华,数千人穿橙色上衣上街游行,纪念原住民寄宿学校制度下的受害者和生还者,他们高举横幅,写着“不以种族灭绝为荣”。在多伦多,数百名身穿橙衣者在市中心游行声援原住民儿童。橙色已成为抗议种族灭绝行为的代表颜色。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国庆日致辞中说,前原住民寄宿学校发现的儿童遗骸,“迫使我们不得不反思国家历史上的失败,以及原住民和其他许多人仍面对的不公”。

3所原住民儿童寄宿学校旧址发现一千多座无标记坟墓

一个多月来,加拿大3所原住民儿童寄宿学校旧址附近陆续发现大量无标记坟墓,累计达1148座。不少原住民领袖认为,加拿大真相与和解委员会2015年调查报告公布的原住民寄宿学校学生死亡人数统计不全面,仅是“冰山一角”,今后新的发现会越来越多。

加拿大西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原住民部落“下库特内班德”6月30日宣布,探地雷达在该省克兰布鲁克市圣尤金教会学校旧址周边探测,在一批没有标记的坟墓中探测到共计182具人体遗骸,据信是7岁至

15岁孩子的遗骸,一些墓穴深度仅1米左右。发现坟墓的寄宿学校从1912年运营至1970年,由天主教会代联邦政府管理。

坟墓中的死者据信属于下库特内班德部落等原住民部落。下库特内班德部落酋长贾森·路易说,他的亲属曾就读这所学校,这些遗骸显示了当年“对原住民的大规模屠杀”。

此外,5月28日,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一所原住民寄宿学校旧址附近发现215具遗骸。6月24日,萨斯喀彻温省一原住民寄宿学校原址附近也发现751处无名坟墓。

强制“同化”原住民 至少3200名儿童死亡

加拿大联邦1867年成立后,逐步设立原住民儿童寄宿学校制度,试图强制“同化”原住民。

根据加拿大真相与和解委员会2015年发布的报告,19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90年代,至少有15万名印第安人、因纽特人和梅蒂人等原住民儿童被迫离开父母,遭强制送进寄宿学校学习“文化和文明”。

大多数加拿大人的历史知识基本上来自课本。加拿大历史学会最近发布的调查报告认为,加拿大学校的历史和社会研究课程有67%的内容存在问题,原住民历史尤为严重。

加拿大圭尔夫大学历史学教授马修·海岱认为,非原住民加拿大人不知道原住民内部有“口述历史”的传统。连续3次发现无名坟墓的信息均来源于“口述历史”。对此,原住

民领袖认为,原住民内部的“口述历史”内容,今后将会得到更多证实。根据安格斯·里德研究所上月发布的调查报告,大约30%原住民和少数族裔觉得自己在加拿大被视为外人,大约36%原住民和42%少数族裔表示,加拿大是一个种族主义国家。

目前,加拿大原住民要求对无名坟墓进行调查的呼声越来越高。原住民酋长联盟要求加拿大政府

但有专家认为,这一死亡人数被严重低估。而即便是那些活着离开学校的幸存者,也常常在生理和心理上遭受了严重创伤。

根据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调查报告,在1936年至1944年间,加拿大政府销毁了20多万份寄宿学校记录档案,大量原住民的历史被抹去。

加拿大媒体没有对这

对其“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恶果负责”。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主席默里·辛克莱则认为,调查不能由加拿大政府主导,“以确保调查以正确的方式进行”。

目前,加拿大政府正面临多起关于原住民问题的诉讼案。根据加政府网站公布的数据,加联邦政府迄今已向寄宿学校受害者支付了超过40亿美元的赔偿金。然而,这种企图用金钱赎买和解的方法无法从根

份报告进行深入报道,而是侧重报道了政府的道歉和对原住民赔偿,让人感觉政府接受了“真相”,原住民接受了“和解”。但从报告公布至今6年过去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要求政府改善原住民民生的94个项目基本上都未实施。

加拿大政府承认,这些寄宿学校虐待行为猖獗,有学生因为说母语遭殴打。



在多伦多,人们身穿橙衣游行,声援原住民儿童



七月一日,人们在加拿大多伦多集会,悼念原住民寄宿学校死难者

□相关新闻

不堪回首的梦魇

幸存者讲述加拿大原住民寄宿学校生活



圣尤金教会学校旧址(资料图)

N新华

诺拉·杰弗里是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一家专门帮助原住民中心的负责人。她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最近中心接到了越来越多来自原住民寄宿学校幸存者的电话,他们表示愿意讲述自己的悲惨遭遇,不再保持沉默。她说:“以前他们被成功洗脑,认为没有人会相信他们所说的话。”

杰弗里强烈反对使用“学校”这个词。“学校是培养人的地方,是展示人的天赋的地方,而那些地方根本不是,它们就像集中营,我认为这个词才准确。”她说。

近几天来,一些原住民寄宿学校幸存者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披露了更多遭受虐待的细节。

弗雷德·戈登9岁时被绑架到寄宿学校。“有一天我和另外两个孩子在院子玩,一名皇家骑警、一名牧师和两名修女走过来,把我从院子里抓了出来,扔进一辆马车。”戈登说,他常被学校的修女骚扰。他所在寄宿学校与一所神学院隔湖相望,牧师们也不时到学校来。“白天,我们去上课,一切看起来很

正常,但到了晚上,这些畜生就来虐待我们。”由于遭受长期虐待,戈登右耳失聪,左眼失明。

幸存者弗洛伦丝·斯巴维耶说,她去寄宿学校是被逼无奈,因为若不去,父母中就会有一人被关进监狱。她们被迫学习天主教知识,学校“最后让我们学会不喜欢自己”。

幸存者伊丽莎白·萨克尼认为,两所寄宿学校旧址附近发现的无名遗骸,只是冰山一角。她记得学校附近有一家所谓医院,修女和牧师常带学生过去,但不走地上公路,而是走一条地下通道。据报道,当时加拿大一些机构利用原住民儿童进行“肺结核药物试验”“阿米巴痢疾药物试验”等。

马里瓦尔印第安寄宿学校幸存者巴里·肯尼迪说,他5岁时到那里,“经常被人打耳光、拳打脚踢”。他说,那些无名坟墓中可能就有他的同学,因为有的人晚上被绑走后再也没回来。

幸存者特德说,在寄宿学校的经历给他留下了严重的精神创伤,以至于“现在一看到皇家骑警,那些遭受虐待的记忆就会跳出来”。